

我那坠落人间的婴宁

(下)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我和蒲松龄深爱的婴宁，完成了从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的蜕变，神奇归于平淡，盛开归于腐朽。

域，顿入人间”的婴宁，看似“孜孜憨笑”“似无心肝”，实际上比我们这些正常人要勇敢得多，界限分明得多。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，常常会屈服在“平庸的恶”面前，遭到了侮辱，有多少人可以像她那样笑里藏刀，不顾一切地杀人黑暗呢。

婴宁离开了幽谷幻境，最初仍不改其笑，其实这时候她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人间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她需要拜见亲属，需要和邻里相处，需要“行新妇礼”……但她只是觉得好笑，婴宁这时候的笑，仍然好奇、天真，但隐隐也有对约定俗成的礼仪的嘲弄，对为习惯所崇尚的秩序的叛逆吧，所以她一气呵成地杀了意图对自己不轨的西人子。

但是杀人之后，她还是怂了。

王子服被告上公堂，婆婆责备她过于憨狂，一系列的后续使她不得不屈服在社会礼法和重重顾虑之下，来到人间这么久，各种伦理观念在她身上一下下敲打，唤醒了，或者说规训出另一个婴宁。这个婴宁无奈地选择了“不复笑”，这个不复笑是有情绪的，她想以此来对抗世俗环境。这个不复笑也是悲哀的，不属于人类未长于世俗的婴宁，屈从于人间平凡压抑的生活。于是，从世俗的，或者封建卫道士的角度考虑，天啦啊，只知道笑的呆女孩终于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她不再嘻嘻哈哈，还和婆婆立flag，和丈夫交心，还要合葬父母，她安于人间生了孩子，狐狸婢女小荣也嫁了。因为婴宁的骤然到来而出现的短暂狂欢终于静默了，一切看似回

归了正轨。但是这个正轨多可怕啊，独属于婴宁的浪漫无羁，消失在“正轨”的后面，她的自然人性，她作为一个自然之子的如花笑靥，统统都被碾压不见了。站在婴宁对面的人长舒了一口气：好了她终于成了一个泯然众人的妇女了，她和我们一样了！

至此，我和蒲松龄深爱的婴宁，完成了从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的蜕变，神奇归于平淡，盛开归于腐朽。如果说之前我们不知道妖魔鬼怪的文学写作有什么批判力量，这时候总算看见了——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，除了让自己合于它的规范，人，别无选择。婴宁非人，尚且如此！

以前以为《红楼梦》那样的才算大悲剧，可是细细地读婴宁，才发现，笑的丧失，花的萎谢，比“泪尽而亡”更让人痛惜。按照我的心意，真不愿意她坠落人间：嫁给王子服，杀人，不复笑，转而零涕……这样一个生于自然长于自然的好姑娘，不应该受这些，不应该戴上紧箍。可是不来人间又能怎么样？这世上所有的人，不是都渐渐失落了自己的童年和赤子之心吗？一任天真的婴宁，最大的意义是观照了蒲松龄的理想人生状态，一种不受任何约束、完全自然的人的存在状态，这种生存状态是他渴望的，同时也是当时的社会无法容忍并竭力要扼杀的。婴宁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而不幸的女孩，是蒲松龄对女性或者说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文学发现，也是他《聊斋志异》的“孤愤之书”里，屈原式的香草美人。“我婴宁”的笑声消失了，蒲松龄的理想人生也幻灭了，他知道一个纯真的人，只能生活在幻境中，飘浮在想象里。



一片花瓣飞了过来，我期盼它再靠近些，以便让它泊于掌心。

落花如雪春风颠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顷田，清溪绕屋花连天。溪堂醉卧呼不醒，落花如雪春风颠。”这四句，是对濮阳公子吴德仁隐居生活的描绘。清溪绕屋，门前屋后的花简直铺天盖地。他就醉卧堂屋，任门外“落花如雪春风颠”。这日子，不是神仙赛神仙了。

古人亲近自然，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富有一份烂漫气息。如今看去，写诗的人，未必就是诗人。真正的诗人，应该对生活怀着一颗诗心。最近看了一部名为《橙沙之味》的电影，讲述的是春天里的生命故事。一位身形佝偻、患有汉森病的老人，在春光中漫步闲走，她瞧见一棵高大的樱花树，驻足，仰头，赏着许久许久，脸上呈现出欣悦的神态。她又向开在树下的铜锣烧店老板打探，当年，是谁栽下这棵树。离开时，她还恋恋回头，笑着遥望缤纷樱花，那表情仿佛在说，“真好啊，真好啊！”

那种专注赏花、从赏花中获得快乐的表情或者说人生态度，让我倍感亲切。电影中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群中学生在放学后蹦进铜锣烧店铺，边等小吃边说着各自的粉色心思。铜锣烧端上来了，其中一位咬下去，吃到一片樱花花瓣，前一秒还在嘻嘻哈哈的她瞬间阴下脸，质问店长不讲卫生，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。

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苏东坡与友人在月色下散完步，写下这样的感慨。我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只能将此挪来一用，你会明白。

想起写这篇小文，是因为那排晚樱曾经的存在，也是因为它们如今的消失。前阵子，园林的工作人员开着吊车来小区，对那些高大的树木进行“修枝剪叶”。那几户人家大概嫌晚樱挡住阳光，让工作人员将它们一并修剪——差不多是拦腰砍截。如今，枝叶不会再遮挡他们的光线，花瓣不会不知趣地落在他们晒于阳台的被褥上，我也不会再看见“落花如雪春风颠”的景象。

最后一次看到那排晚樱，是去年四月的雨天，枝头正是绿肥红瘦时。那天，落花满地，花瓣铺就的小径通向开门的人家。

学历只能代表学习的经历，文凭是所达到文化程度的证明。

徐三庚“立文凭”

□杨 谒



兼得斋夜话

好多年前的一天，与新华日报社徐勇兄闲聊，他说：“学历与文凭这两个词是不能混用的。学历只能代表学习的经历，文凭是所达到文化程度的证明。”

最近清闲无事，翻到一篇日人鱼住和晃写的《关于清代中村兰台篆刻中的徐三庚的影响》一文，其中有徐三庚在光绪十五年十月为其日本学生俭为“立文凭”的记载。徐三庚手书文凭内容如下：“本立而道生。文字之道，独不然乎。日本俭为秋山纯，自丁亥春从予肄业，于今既三年矣。专习篆隶六朝，后潜心篆刻，迄无荒谬废弛等情，已上其堂极其奥。所谓根本先立者，其进有不测者焉。予门非口，暗培精熟，如俭为者，盖不易得，况俭为异域之人，以身委道，涉海远来，不胜欢喜。予爱其心志之切，嘉其慧学之熟，立此文凭以与焉。然俭为犹富春秋，能不安于今日，益期他年闻达，潜积精思，庶几凌驾古人。是予所企望也。”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，130年前的徐三庚已经深谙“文凭”二字的要义。

徐三庚(1826—1890)，清末著名书法篆刻家，浙江上虞人，在当时与吴让之、赵之谦齐名，如今在国内影响不及吴、赵、徐三庚的书、印，风格独特，清劲婀娜，妍美动人，如舞女婆娑，较之以前诸名家，是最富现代趣味者，然其名声逊于吴、赵，也正因于此。接受美学告诉我们：人们最早接受的意象，就是后来评判的标准。小篆，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李斯、邓石如那样典雅端庄、不动声色或少动声色者，徐三庚的小篆偏是载歌载舞、载笑载言；篆刻，我们接受的是古篆之瑰奇、汉印之朴茂、元朱之典雅，而徐三庚偏偏如一游春女，把野花插满了头。人们据此批评他失之浅薄，格调不高。日本的书法篆刻受到中国影响，但起步相对较晚，积淀也薄，所以讲究“形式悦人”的徐三庚的书、印艺术一传到日本便大受追捧。俭为携带了一批珍贵的书法真迹回到日本后，雄心勃勃，先是创立了东京弘学院，后又在岸田吟香的帮助下组建了书道团体淡泊会，传播中国书法，尤其是徐三庚的书印艺术。

当时日本人对徐三庚的书、印究竟感到什么程度？兹举一例：俭为回到日本后，把自己带回的法书向同道们开放无遗，日本著名书家西川宁的父亲西川春洞很快就获得了徐三庚所书的《出师表》与《临郭林宗碑》双钩摹本。其时春洞已经做好了刊行《五体千字文》(全五册)的准备工作，但当他得见徐三庚的小篆后，便马上把自己原先学钱泳风格所书的小篆千字文换掉，重新摹习徐三庚，最后用三庚书风重书了小篆千字文。取出春洞所书与徐三庚墨迹中相同的字做一比较，发现几乎到了乱真的程度。

接受文凭者俭为，即日本书家秋山碧城。1886年1月，碧城随原驻日公使何如璋离日赴沪，经当时在上海经营“乐善堂”的岸田吟香介绍投入徐三庚门下学艺，行拜师礼并立契约。1889年碧城要回国，徐三庚在病榻上为他写了这一纸文凭。从碧城在书学上的造诣及为日本书法事业所做的努力看，他确实当得起徐三庚在文凭中对他的评价和殷殷期待。碧城应该是徐三庚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。1949年4月，西川宁拜访当时居住在长野县松本市的碧城，碧城已经87岁高龄，那天他出示给西川宁欣赏的徐三庚书作有：楷书兰亭序、临天发神讖碑(4屏)、篆书出师表(2帖)、金农体字册、临郭林宗碑、金农体五言对联、八分书大字双钩本。

在春天里怀念青春

——门德尔松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赏析

□木 火



四季乐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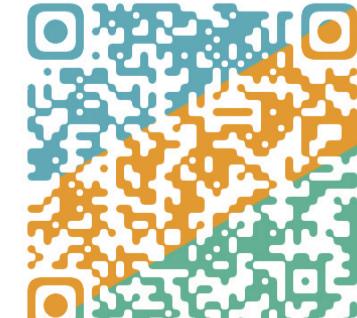
青春是用来怀念的！

聆听门德尔松的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，或许你能领会这一句话的内涵。

“在门德尔松的音乐里没有真正的悲伤。”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小提琴协奏曲中的“女王”之作，清新动人，高雅柔美。不过，这样的音乐正好用来怀念我们的青春——清纯、柔美、梦幻，以及些许难以察觉的感伤。

门德尔松创作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也正是告别青春的时候。1838年7月30日，29岁的门德尔松写信给他的密友、小提琴家费迪南德·大卫：“到了下一个冬天，我想给你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，一部e小调协奏曲正进入我的脑海之中，作品的开头部分使我不得安宁。”然而，从萌发灵感，到完成作品，整整花费了六年时间。

1844年5月，门德尔松第八次访问英国，帮助伦敦皇家爱乐乐团“扭亏为盈”。也就是在访英归来后，灵感突然眷顾，门德尔松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完成了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

这就是门德尔松！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深刻反映社会的变革，却以迷人的抒情色彩描述了青春与爱情。

聆听门德尔松的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，首先打动人的是让作曲家“不得安宁”的开头，在乐队两个小节微微躁动的背景之后，小提琴即刻奏出恬静柔美的主部主题——作曲家在第一乐章的开头取消了传统的双呈示部，而让小提琴开门见山地呈现出主题——这属于音乐史上最美妙的乐思之一！小提琴的音流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了漾漾春水，荡起一圈圈涟漪，温柔地涌动在静谧的心湖；又如一朵怒放的花儿悄悄地探问春天，猛然发现春风十里，鸟儿的歌唱回响在湛蓝的天空……

这就是青春与爱的乐章，糅合了门德尔松的梦想与柔情，有一点不安，带一点惆怅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欣喜与温暖。主部主题的扩展是一连串的三连音，音乐充满了激情与活力。随后乐队以齐奏的方式重复主部主题，音乐的形象变得更为有力，那像是汹涌澎湃的爱情之潮，拍打着青春的梦，那股热切的情感化作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。

副部主题最初由长笛与单簧管四重奏轻轻地呈现，独奏小提琴用一个长音陪伴，并很快接奏这支旋律。那像是一颗激烈跳动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，沉醉在富于诗意的冥想之中，或许是在温柔地回味爱情的每一个生动细节，又流露出些许忧伤，万千思念织成一张痴情的网。小提琴缠绵低吟出一份温润的箭毒，但它的歌声已经唤醒了所有的花儿，绽放出迷人的色彩。副部主题是主部主题的延续，却更显热烈，休止符切分音符的运用，让人联想起了作曲家创作的《仲夏夜之梦》中的“婚礼进行曲”；独奏小提琴的变奏化成温柔的呓语，轻声祝福自己，祝福美丽春天！展开部采用主部主题的材料进行展开，同时引入新的主题，迅捷而明亮的独奏小提琴与宽广而浑厚的乐队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却也构成了奇妙的和谐。主副部主题先后再现，辉煌而欢乐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乐章的尾声，整部作品在绚烂的光芒中宣告结束。

音乐转入了展开部。独奏小提琴的拉奏，弦乐组的拨奏，相互映衬，乐曲欢快地驰骋着，淋漓尽致地发展了第一主题，一片天高云淡，霞光潋滟。三个逐渐升高的乐句传递着梦想的力量，逐渐下行的答句则浮现出现华里的青涩。第一主题变奏重复，独奏小提琴的演奏令人眼花缭乱，一串串琶音飞舞，乐队轻奏起第一主题，飘飞在绚烂的天际，化为季节的流韵。乐队的声响逐渐淡去，只留下小提琴丝丝入扣的尾音，像是无奈的叹息。小提琴时而快乐游走，时而凝神思索，不知不觉滑入了华彩乐段。此时，小提琴的“变